論語徵

口 12
3301
1

五九ノ一

口12
3301
1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論語徵渙序

蓋六經雖缺乎三代之道燦然具在夫
子所祖述憲章而觀而論也且論語嚴
存道之明也炳猶日星矣蓋夫子歿七十
子散之四方皆得其志矣七國力攻之際楊
墨莊鄒之徒詭詼無譬沸潰其語鬼神其
辭經統廢而異端滋興其獨荀孟乎遵夫
子之業庶乎得聖人之心然遭世罔極莫能

用馬其所論說弊、馬急救時憤世之激矯
枉之過醇疵或濕肴雜、肴道矣至暴秦斯道厄
窮極矣漢興天下一定論語復出馬鄭諸儒
各說其所見綆窺望門墻安其意失其貞而夫
子之道若明若陰而六朝而唐其諸儒說雖有
逕庭藉盲聾瞽色然而似其中偶然耳至趙宋
程頤朱熹倡妄張異幸強遷就曼衍支離姍
笑漢儒溫滅古道陽彈老佛陰剽其理於是

乎夫子之道舩不舩其教大變明王郡諸
儒參差異其頭角猶尚陷宋學窠窟均
之程朱之徒嗚呼變晃旒為壇帽之兆
乎悲夫哉

東方慶長来昇平皇昌文運所育右仁齋
先生出始闢邪說塞道猶之乎夜氣乃盡旭
陽載旦次之看徂来先生出異撰超乘犖然溯
古其豪邁博雅卓爾越乎彼日沒國遂

暗之儒欲弁明夫子之道於我
日出邦於是乎作論語徵也天下學士靡
然嚮風矣余曰窺門牆者唯見其宮闕高峻
耳欲觀其文物之美非升堂則不能焉
徵乎然而多古言修辭盧淺之學茫乎病乎
搜索之渾其淵源中根伯綱涉獵之次采摭
撷鳩為此編夫欲之與北轅然不得嚮導不進
欲絶海渾舟然不得楫檝不行然則此舉也

物氏學楫檝夫子道嚮導乎或曰謂物氏學
之楫檝甲也謂夫子道之嚮導未信矣惡惡
知之夫夫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諸六經乎欲
通六經必先通論語欲通論語先明徵欲明
徵者捨之伻適然則余謂嚮導不其然乎
非邪蓋欲入室者先升堂而階之自則永
觀其文物者自此升乎則伯綱扶力豈不
多乎六唯其學緒餘已雖然頗見其志

焉矣

寛曆壬午春三月美濃武欽緜撰

平安 源之愨書

孔子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脩先王之道論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其緒言無所繫屬者輯爲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蓋七十子之後諸家所傳不無附益獨此至爲醇眞故學者尊之比諸六經迨漢代立之學官崇聖人之言也後世先王之道弗明豪傑士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遂至於以六經爲先王陳迹獨潛心斯書然學不師古非孔子之心矣迺敖然自取諸其心以爲解者自韓愈而

日本 物茂卿 著

下數百千家愈繁愈雜愈精愈舛皆坐不師古故也
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
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獨悲夫中華聖人之邦更
千有餘歲之久儒者何限尚且嘵嘵然事堅白之辨
而不識孔子所傳爲何道也況吾　東方乎孟子有
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謂今之時與是以
妄不自揣敘述其所知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有故
有義有所指擿皆徵諸古言故合命之曰論語徵
蓋先王詩書禮樂孔子之前學者亦傳其義然其言
人人殊矣至於孔子而後論定故所以命之爲論者
廼以命孔子事業乎爾大史公謂學者稱述六藝皆
折衷於孔子是之謂乎如論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
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
子之語猶爲不失古言廼論屬之弟子其意謂如尚
書之尚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旦訓語
爲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
樂語凡言之可以爲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
斯語之類可見已故曰謂之語者裁然耳
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爲篇而篇無統
也命篇無意義以此程子曰成於有子曾子門人故

唯二子以子稱何迺遺閔冉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大氏其族有爲大夫者則子歸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其族不有爲大夫者乎又如何註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晏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孔穎達正義迺始盡去其名從省也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屬悉氏而不名又從而爲之階級子程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大全諸書奉以爲金科玉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爲誰其

也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謬誤可訾義當然也子嘗謂朱子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其傳於後者尚爾況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有并析者可知也祇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及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

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

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且論語猶詩邪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乎曾點之舞雩如昧諸畫樊遲則否迺錄者之工拙殊也凡謂論語精選者其說至於邦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且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氏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迺有不可解者矣

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倕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是焉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爲爾何以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然則論語不足讀邪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倕處其益豈小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窺其百揆之時哉要之聖人之道大矣苦學者所見之小焉耳

孔子未免身爲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脩先王之道傳諸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時習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繫孔子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荀子首勸學蓋本諸

子爲男子美稱亦爲大夫之稱古者天子世嗣諸侯世嗣大夫不世官四十而仕爲士五十而爵爲大夫七十致仕是德立而爵從以大夫爲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願封侯以官至三公爲分所當得者比矣是稱子之義也子必有父人無不有父

者不德爲不肖爲不肖其父也學成德而爵爲大夫亦爲肖其父也故德莫美於克子古之義也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

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以身處先王之教也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蓋先王之道善美所會萃天下莫尚焉而其教法順陰陽之宜以將息之假以歲月

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中久與之化德日以進辟諸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朋黨類謂從我游者也樂謂樂其在我者而不復它求也學成而孚於人遠方士亦有來從我游者我教而育之亦以在我者已是其可樂之至豈復有所慊而它求乎凡天下之樂皆在富貴而貧賤之樂其大而可皆能者唯是已故自西自東自北無思不服文王之詩而孔子廼足當之矣人不知謂不見用於世也慍謂心有所怫鬱也蓋慍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君子治民者之稱已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足

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士學先王之道以成德將以用於世然人不知而不我用也其心豈莫所怫鬱乎為下者之情為然然亦有命焉行先王之道於世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唯命不同於是時教學以為事籍以忘憂其心莫有所怫鬱豈不以為君子之人乎不亦乎者贊辭贊學習之道可悅可樂亦可以為君子也蓋先王之道敬天為本禮樂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命安分為君子之事矣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文言曰不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充君子之德莫所待而

不慍遜舜泰伯足以當之非凡人所能及者大氏孔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者強之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皆孔子自言以勸人者與斯章之義正相發也悅則不厭樂則不倦優游以卒歲富貴於我如浮雲皆以是物信哉

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展轉相因效轉爲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分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其義自明朱子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誤讀中庸孟子

妄求爲聖人故耳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辟如化工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言制行亦人人殊何必效爲宋儒非剪綵之花則里婦效顰西施可謂陋矣又如訓覺是其一旦豁然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辟諸不享大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老佛以天下

之人爲迷迷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孟子先覺後覺訓正徵諸本文可見已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僞耳豈語學哉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爲而言之且其所謂性迺宋儒氣質善亦大槩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大失古言其所謂善亦以至者言之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之說然赤子無聖人之德其可言者理耳故又曰性卽理也是宋儒取諸其臆妄作者昭昭乎明矣哉又如仁齋以稽古補偏爲學問之功者亦誤讀中庸而謂道不竢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之是邪孔子奚學

爲習訓重習亦爲纏繞學習固有重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時習之既以爲時時重習又以爲無時不習朱子解經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爲童子受句讀者事無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喪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說訓喜意殊爲不知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聞之大悅怫然不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洽則喜宋儒誠枯單哉悅固在心然何必求諸心也樂主發散在外緣朋來造是

無用之解其謬昉於皇侃殊不知凡言樂者皆樂在我者而不須它求之義悅樂之分悅者道尚在彼而我學之樂者道已在我而我教人豈不明白乎慍訓含怒意亦至於南風解慍而窮矣且人不知而怒雖非君子亦無是事至於樂與不慍為所遇境有順逆者則其謬甚矣人不知本謂在上之人不知其有長民之德治邦之才耳如莫我知也夫豈為七十子不知夫子乎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遡以教育英才自樂而雖人不知亦不慍耳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故曰不亦君子乎朱子以講道授徒為大

小大事以朋來為順境以生徒零落為人不知為逆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鵝湖之爭也又如以人不知而不慍為學問之極功是固然然有所慍者為其有所蘊也苟無所蘊亦何足貴哉且聖人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貴知命若徒以心不為利名動言之遡佛老亦能之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學優則仕以行其道子路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子時議論如此故人不知而不仕其心有所怫鬱士子之常也樂詩書以忘憂儒者之事也孔子以此自處亦以勸人此章之義也

爲仁於天下以教孝弟爲先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
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孝弟化行民俗和順天下自
然治而後世不知其意以爲迂濶故有子語其義也
言觀於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可以見其效
弗差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古語有子引之有
本有末莫非道也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所職殊也在
上之人所統大而力有不周也本立而道之行於彼
者自然而然有非吾之所使者辟諸草木之生勃勃
乎莫之能禦故曰道生我教孝弟未嘗教忠未嘗教
敬未嘗教和未嘗教順而忠敬和順自然生於彼先

王之知其要也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夫善惡皆在心何德非
心之德何唯仁哉愛之理通其理氣之說蓋五常出
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而不謂
性謂之性者自漢儒始配之五行者亦自漢儒始然
漢儒之性通宋儒之氣質初無理氣之說理氣之說
自茂叔始若唯據性理也則性中何無孝弟也程子
深涯五行其意謂生之初唯有五氣五氣之理仁義
禮智故曰曷嘗有孝弟來仁齋先生又以本爲本根
而言可由孝弟以成仁德也是誤讀孟子之失已先

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弟豈可混乎蓋仁智德也
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禮以制心義以制事
皆道也王道亡而師道興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
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知
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故其所謂禮專指
曲禮言之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
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

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道存六經詩書者義
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易唯時
之義故六經莫非義孰爲仁孰非仁仁蓋統其大者
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然
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
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子張問仁子曰行五
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
謂爲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
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
若可謂言不知倫已大氏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
是也故論語多語禮樂之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
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

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為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後世體用之說興以體為本以用為末以理為本以事為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巧言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為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仁者何以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為悅人之歸蓋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為大夫為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為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遑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迺至於以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朱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

無不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辨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之說耳孟子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又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不言無乎鮮者少其人之謂也天下之大氣質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乎故曰鮮朱子意廼謂其人無仁焉殊不知古書多曰不仁未聞無仁也蓋仁者成德之名不可以有無言矣其或曰無仁者以國與世言之無仁人之謂也又或有以巧言令色為脅肩諂笑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按皇侃本矣下有有

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三作參而無三者之目或曰參而察之未穩三去聲為是朱子曰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可謂不知古言然其說本於程子訾邢七此自一時惡其效顰豈可為據乎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盡已以實之解殊為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為此艱深之言也殊不知曾子止以為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儒心學務深者比也蓋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然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

通故君子依中庸中庸者孝弟忠信之謂也皆存乎接人之間孔門之教為爾又謂之依於仁曾子守約出孟子廼以曾子之勇比諸黝舍豈以槩其生平乎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可謂牽強又如傳不習乎何晏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邢昺曰傳惡穿鑿為得之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是解傳如學大氏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也為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可乎仁齋先生駁之為當按皇侃本交下有言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者已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導馬融曰謂為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解特以解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之導乎竊疑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若供億也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使民以時蓋謂使治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為先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粲然可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為萬乘諸侯為千乘大夫為百乘語其富也語其富者侈其辭如千金之

子孰能計其囊中之藏適千而言之乎故古來註家布算求合其數可謂不解事子雲已如以王畿千里出萬乘求之必方百里者十而出千乘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國也由此而求之必方百里而後出百乘安有方百里而爲大夫者千又以方百里出千乘爲準則方三十一里有畸出百乘以方百里之國而有大夫若是能堪尾大之患乎故斤斤求合其數皆不通之論也

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其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也朱子創敬工夫是無所敬而敬者也自謂無爲以余觀之亦病耳

謹而信謹者愼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子分配言行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強矣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者接人也之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也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又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夫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爲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乎何唯考成

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
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愼其初也。蓋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為人子弟者之事。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以為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

賢賢易色章。如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曰。未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必者懸斷之辭。以他邦他邑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賢賢易好色之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也。甚為穩當。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哀致知致中和。謂吾有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眞知自然生焉。如致命致廩餼。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氏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我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為忠。故以致

身言之。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註致猶委也。委質也。質贄也。謂仕者之眞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為已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為忠。臣以是為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為臣子第一義。故有是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傳唯

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贄以成其信。豈不穩協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為股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朱註又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為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與上章其義互相發。首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哉。

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可强乎。益祀與戎國之大事。其宅諸大禮。重事也。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

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君子愷悌以為德故凡非重事不設威嚴庸虞君臣俞咈於一堂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也後世此義不明天地否上下隔而仁不職此之由焉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固哉高叟之為詩亦謂此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太淺矣大非孔子之意也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如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正與此章相發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乃徙義之事也又易忠信所以進德也又禮記曰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皆主忠信意蓋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其道廣大而高明而精微苟不主忠信則必流於虛奪故學問之道必主忠信而成德於已焉古之道也主如主文譎諫之主辟諸主賓有主而後賓至焉忠信而後所學可成焉忠信乃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信之謂也不必從程朱諸先生深其義可也何則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學之必在接人之間焉其於接

人之間苟能操心如此則所學自然成於己矣是聖人之教之術也後人莫有深長之思則不識聖人之教之術故嫌夫為人謀之忠與朋友言之信淺乎乃務深其解是不知道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無時皆坐是病也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主忠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它篇而朱子以為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為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慎終追遠曾子語所以制禮之意也先王制喪祭之禮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為民之情歸厚故也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禮為安民而設故爾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慎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一通勃窣理窟甚於朱子矣夫慎終追遠孔安國既以為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盡廢乎大氏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失之也

溫良恭儉讓朱註良易直也大失字義是其意以五德接人之威儀也故不得其解見傳有易直子諒之

心子諒卽慈良而每剿二字以解之殊不知如股肱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材良言之良豈有易直之義乎溫其容也良其材也恭其處已也儉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者也此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若亡故人不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游氏解當改而可未改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我扶之道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自以為道者是其心自以為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又有守詩書一言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為雖有所窒碍亦謂之道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已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

年而後卽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勃窣理窟豈孔子時之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不出尚何改之有古之道也後儒所以疑焉者以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爲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家國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爲道矣是則已論其它如後世楊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爲道苟有不善改之爲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後儒言孝則必欲孝備

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哉且孝之爲德甚重焉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莫以尚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盡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人所爲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人之言也

禮之用和爲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爲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爲是祇識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蓋言禮之以和爲貴者先王之道以

禮爲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和不行故也有所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不可行也亦字爲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千三百雖繁乎亦有窮焉謂有所不周也且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是禮之所以貴和也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

斯爲美小事大事莫不有禮故曰小大由之馬融以來兼和言之爲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爲樂程子范氏據以爲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是好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禮先王所作道也非性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爲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爲德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人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爲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徧法界之義耳禮之爲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言性之本體亦指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不識體用之非古

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禮則國家和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恊辱親恊宗易象之辭爲爾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子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複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爲有子誨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譬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强已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爲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益言其爲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其爲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恥辱也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何註因親也按因姻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婣親於外親正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何註訓親之意已又按陳書王元規

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說已但因爲六行之鄭註爲是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爲人能親外族而本親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也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人爲解未知何據可謂鑿矣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愈筆解亦鑿

人或知禮爲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爲先王之義矣古人處事必援古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其具也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自取諸其臆鬻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可不敏焉一言

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愼焉在上之人當爾學而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行也凡孔子所謂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藝者也先王之道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學也後世不知學宋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爲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以解有道也有道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爲政而使民如此如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言之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則知此章之義爲爾樂讀如字上脫一好字是後儒因有飯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遂誤耳子貢在

孔門為高第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為脩身之至則豈足以為子貢乎大氏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擯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失有若是者焉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詁誠不可易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謂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亦古言道當去聲與道導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難是所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言之故曰自脩總而言之學也古之學禮樂焉耳子貢引此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為學問之事子貢以為化民之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孔子嘆之豈不淺淺

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乎哉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為己任也

子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若匕害然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王之道也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用之迺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知命故不患焉耳苟以在我在人言之則釋迦達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為己任故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故知人者將以罷使之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是乎學者察諸皇侃本已知下有也

為政者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為政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喻如舊註有德之人治國也其義雖通不得於經不可從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曰知者知人夫仁者大德也而知仁之稱知每居上者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故也故贊聖賢之君必以得聖賢之臣稱之古人知道故其言如此下章道之以德亦是

之謂也范氏所守者至簡爲守何也所處者至靜非
主一無適之謂邪大似學究作科舉文辭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選於衆舉皐陶無爲而治者其辭也與參
諸殷肱良哉元首叢脞哉則古義明矣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是就政字而發
義者豈不可乎然不識政謂何則漫然耳德之爲言
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較諸禮樂得於身謂之德
何其霄壤古書身皆謂我也佛氏身心之說出而學
者嫌其淺已禮樂者道藝也道藝在外學而成德於
我故曰得於身古書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朱子

意道者當然之理行之而得於心枯單哉且德有通
德有性之德有有德之人豈可一訓通哉

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包氏曰蔽猶當也司馬
遷謂詩三千孔子刪之爲三百然據論語則孔子時
亦唯三百耳曰刪者益孔子潤色其字句耳思無邪
包氏曰歸於正朱子演之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
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
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其說至於桑間濮上而窮矣
遂有鄭衛孔子所刪而漢儒取以足三百之疑也殊
不知孔子語所以取於詩之方耳詩之義多端不可

爲典要。古之取義於詩者。亦唯心所欲。祇其思無邪。是孔子之心也。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後儒以情性解之。豈思字之義乎。邪如奇衰之衰。謂務奇巧以踰先王之道也。其在詩。本言魯侯之思不淫奇邪。以致駉牝三千之盛已。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仁齋先生曰。直也。可謂不知字義矣。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守約。則足以盡博矣。可謂妄矣。古云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謂約之於身耳。未聞先約者也。且三千三百之禮。豈要約之義乎。乃至以毋不敬敝禮。以時敝易。以欽敝書。亂道極矣。夫毋不敬果能盡乎禮時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八十四。亦何聖人之迂濶也。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是司馬遷王黃老而言之。雖譏之乎。其去古未遠。亦能形容聖人之道者矣。夫古之取諸詩。唯心所欲。故聖人恐其流於邪也。是孔子所以言之。宋儒效顰。子雲之法言太玄哉。皇侃本敝作弊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謂先王之政刑也。雖用先王之政刑而不用德禮。則民僅免刑戮耳。廉恥之意何由而生哉。道之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則民有所感化。是之謂道之也。猶有所不齊。故以禮齊之焉。先王

之道皆爾後世不知德字之義以已之德解之非矣若己無德則政刑亦不能用之矣無德而用政刑則民無所措手足矣何免之有蓋徒用政刑者其意在急治民使不爲非也用德禮者其思遠矣哉先王之道是爲尚焉學者思諸有恥且格古註訓正未是朱子訓至爲是然亦有感格意蓋感格聲音相通故古昔格字多用之於皇天鬼神宗廟又如有苗格皆有感格意格其非心亦有感動意免而無恥免者謂免於刑戮也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幸而免皆爾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能使民免於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或曰十三大槩言之耳蓋男子二八而精通有爲人父之道當是時士大夫之子志爲士大夫農工商賈之子志爲農工商賈其無志者亦衆矣迺如昭公十九有童心是也志者其心所專注也志于學云者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三十而受室受田始稱一夫前是則餘夫也是雖庶人尚有所成立也孔子之立謂學之成也四十曰彊仕出謀發慮非不惑則何以能爾不惑云者莫有爲所惑也五十命爲大夫五十而爵以行先王之道於其學

之效至是而極矣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爲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孔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六十而耳順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然彼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之不以爲逆也故曰耳順蓋聖人能盡人之性故人雖有逆耳之言其心以爲彼之過不亦宜乎是雖常人其當事不怒唯老成人爲然亦可以窺聖人焉傳曰七十貳膳杖於國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致政唯衰麻爲喪此雖先王養老之制然老者所以受異數而自安者爲其精神筋力皆衰故也

故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祇其不踰矩所以爲聖人也不踰矩猶之大德不踰閑閑以防閑言其大者也矩者法度之器言其精也是皆孔子所自言亦常人所能聖人豈遠人而爲道乎榮儒之鮮過乎高妙所以蠱乎聖人之道而流乎佛老也

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如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及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道之常也孟懿子問孝孔子以其常者語之既語之後乃慮其僭禮之

家一意無違親志則有傷人臣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使以禮爲孝之則焉蓋先王制事親之禮其於無違親志之道莫至焉故前後之言自相發耳然前言語其常後言防其僭其意自殊焉世儒多以前言若一時漫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或以不違禮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爲此歇後語故難人哉夫孝以養志爲至苟不知此而先以禮臨親乎烏可謂之孝乎況以不違理爲心者乎非嚴威儼恪則是非鋒生不孝之大者也大氏聖人之教人自有次第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儒識淺性急烏知之哉父母唯其疾之憂古註言孝子不每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未審武伯爲人何如安知二說孰爲當乎然父母豈唯疾之憂哉且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且使孟武伯不知以不貽父母憂爲孝則孔子之答不亦迂乎若使孟武伯知之則不俟孔子之答矣由是觀之舊註爲優大氏宋儒動輒求諸心是其深痼

時時發見耳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今世所謂孝者非孝也能養
也是謂云者命之云爾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曰
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爲是如後說則皆能
有養不可得而解矣且比親於犬馬聖人之言不若
是其鄙也古君子禮樂以成德故其言君子也生於
孟子路人其君寇讎其君是禮樂壞而君子之言有
不君子者焉
色難朱註引戴記爲勝色咸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
難何以見兼順之意乎皇疏曾損言也古者曾皆訓

乃而訓嘗者唯墨子有之味文意訓乃爲是
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
之言默而識之如愚漢儒解經多古來相傳之說如
此蓋孔子以好學自稱又以稱顏子夫學問之道一
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以竢油然生焉故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顏子亦曰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顏
子則不然待其自然來集故顏子雖頴悟然學問之
道本然矣非好學之至何以能一意從事夫子之教

乎。故稱其顏悟而不稱其好學者。不信聖人之言者也。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朱子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朱子以為孔子退省其燕私之時。是退屬孔子。為不穩。孔安國以為顏子退去之後。孔子察其嘗與二三子私語者。極為穩當。何則。私為私語。見左傳。其在論語。如子夏告樊遲。舜選於衆舉皐陶。曾子告門人。忠恕而已矣。是其類也。發。如啓憤悱啓發之發。謂其足以啓發二三子也。朱子曰。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

為當然之理。而不知為先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孔顏故也。且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豈得謂之發乎。且何緣而見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也。皆文外生義。豈不妄哉。

人焉廋哉。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此則以察國君之道。蓋訟之道。廋其情實。國君之賢否。其臣亦廋之故也。說者以為知人之法。窮措大哉。古註以用也。或曰。如不我以之以訓與則視其所與。謀國者何人也。義同。又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其証。朱子訓為豈有是哉。觀其所由者。觀其所由何道也。司馬相如

封禪文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所由與遺教對
其為道術者審矣古註訓經朱註訓從訓行皆不知
而為之說者所安者謂其心所安逸也蓋欲知國君
之善惡者先視其所用之人賢否而大槩可知已所
用賢則賢否則否是其至易見者故曰視也次觀其
所由之道道術何如或先王之道或五伯之道或戎狄
之道或刑名之道是非歷觀其政事民俗則不可見
者故曰觀也次察其心所安佚者何如或仁義或財
利或聲色或田獵是非深察其君行事則不可見者
故曰察也賢者之擇君或為其君與鄰國交皆不可

以不知其賢否故孔子言之朱註視觀察徒以為詳
略之分可謂不知字義已程子欲以此察常人而不
可得矣則謂必知言窮理而後此法可用焉是以孔
子為未足者也且人人而欲察之豈聖人之用心哉
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繹也尋繹故者皇侃引溫燖
又見中庸鄭玄註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
後時習之謂之溫左傳尋盟賈逵註云尋溫也猶若
溫燖故食也是溫訓尋迺古來相傳之說尋燖古字
通用習之義也何晏不識以尋繹言之朱子仍之可
謂粗鹵已故者邢疏曰舊所學得朱子曰舊所聞是

皆擴字義解非也如國之故天下之故幽明之故皆明有所指蓋如典故故實之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先世所傳即我所學則邢朱如無害然不知古言而以字解之推諸它書有所不通學者察諸新者古人所不言先師所不傳也事變無窮非能知此則不足爲人師也

君子不器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朱註因之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不器見于此大氏學以成器器以性殊故喻以切磋琢磨故用人之道器使之君子者長民之德所以用器者也故曰不器器者百官也君子者君與卿也譬諸良醫用藥良匠用椎鑿椎鑿者器也醫匠者君子也故知包咸所謂無所不施者非矣究其說必至於不用器而自用而極焉元首叢脞哉職是之由宋儒乃曰孟子唯可以爲賓師孔子則無不可也妄哉言君子長民之德也仁以爲己任在行之而已故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衍之艱豈易言之哉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忠信爲比本諸魯語又書曰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皆古言也朱子既以普徧解之又
云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蓋周訓普徧者
一義訓親者一義可謂支矣蓋親厚之道勢難普徧
必也爲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庶足以無比黨之
私已古之道也朱子又謂君子小人之分在公私之
際毫釐之差耳是誠然然亦末已蓋君子者在上之
德其心在安民故公小人者細民之稱其心在營已
故私若不求諸安民之道忠信之義而一意欲普徧

其弊必至於鄉原一意欲公其弊必至於老莊天地
不仁聖人不仁而極焉不可不察
學而不思則罔罔誣也皇疏一通有之蓋學而不思
則不知其義必至於非禮爲禮非義爲義上誣先聖
下罔時人也思而不學則殆如多見闕殆之殆精思
之至雖有所得苟不由先王之道迷而頻復時肖榛
棘不能坦然由之無疑也包咸罔然無所得何晏徒
使人疲殆皆非古言
攻乎異端古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
端不同歸也異端雖無明解與善道對言故正義曰

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朱子因之旁及佛老然孔子之時豈有諸子百家哉且攻治也本諸周禮攻金之工攻木之工謂治而成器也故攻字可用諸學者不可用諸道藝故治六經古無是言況有治諸子百家而成之條理哉蓋攻如鳴鼓而攻之之攻異端誓諸漢晉諸史多謂人懷異心者乃多岐之謂也人之懷異心遽以攻之必至激變故孔子誡之異端字不它見獨見論語家語而家語註摘多端也乃孔安國王肅輩必有此解故諸史所用依其解已魏篡漢祚以攻異端為務何晏集解據序文非何氏私書孫邕鄭冲曹羲荀顗何晏署名則必奉魏帝勅而作者如唐正義明大全耳故避時忌諱特設新義後儒不察遂為定說也已如何謂好學也已明祖解已為止此方學者復有解已為甚者皆可謂誤矣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語知人之方也益門人以意錄孔子之言而不錄其所由故後人難其解遂聾耳此章之言與答仲弓舉爾所知正相發矣古來註家皆以為孔子語學問之道夫以不知為知者不知之失也苟使其人知豈有此病乎且不知為不知止而不求知則學問之道廢矣且子路非好知之人也

孔子豈然乎。且知人者政事之所急。故强求其所不知。勢之所必至。故孔子於仲弓於子路。以此告之耳。後世儒者與孔門諸子學問自別。故動求諸己。且如諸家說知之二字終不穩。皇侃本作不知之為不知。

祿在其中。餒在其中。直在其中。仁在其中。皆謂為此而得彼也。樂亦在其中。謂此彼皆有也。學干祿者。學干祿之道也。與請學農圃類同。孔子所答。以慎言行也。見君子之所行。聞君子之所言。疑與殆。以已言之。非謂所見聞君子之言行未善也。闕云者。姑闕之而缺己心之信焉。安焉不取諸先王之道而取諸君子之言行。雖君子之言行其已心之所疑殆。尚且闕之。慎之至也。言行無玷。得祿之道也。程子曰。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夫士無恒產。以何能存。故學而干祿。士子之常也。故先王設穀祿之制。孔子亦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子張亦豈不知世俗干祿之所為乎。蓋於其心有不安者。故問君子亦有干祿之道邪。可謂善問矣。孔子所答。干祿之道也。它如聞斯行之。則非干祿之道矣。可以見已。宋儒之學遠於人情。故曰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

果其說之是乎。則孔子當答以君子知命矣。孔子迺以此答之。故知君子亦有干祿之道也。道之不遠於人如此。不可不察。程子又曰。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殊不知君子遵道而行。而尚有不得祿者。則君子知命也。不求諸先王之道。而妄以己意求諸理。宋儒之病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言也。而孔子引之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古之道若是焉。後儒不知。迺謂聖人以意造言。謬矣哉。舉直錯諸枉。諸之乎也。枉與曲不同。枉者材之反張者也。直者材之良者。故喻諸善也。仁也。枉謂材之不良者。故喻諸惡也。不仁也。枉直喻也。故當不拘字義。以善與仁解之。宋儒不識其為喻。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可謂謬矣。以錯為廢置。已咸之陋也。宋儒因之。殊不知天下有善而無惡。惡者善之未成者也。先王之道。養以成之。惡皆化為善。故孔子曰。能使枉者直。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者也。益以積材之道為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為直者壓而自直矣。故它日語樊遲而曰。能使枉者直。直謂材之良者。枉謂材之不良者。故喻諸惡也。不仁也。枉直喻也。故當不拘字義。以善與仁解之。宋儒不識其為喻。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可謂謬矣。以錯為廢置。已咸之陋也。宋儒因之。殊不知天下有善而無惡。惡者善之未成者也。先王之道。養以成之。惡皆化為善。故孔子曰。能使枉者直。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言舉而不言錯。可見錯非廢置之義已。故充包咸朱子之說。則季康子殺無道以就有道也。其與先王孔子之道。何啻霄壤哉。又按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舉錯當則民服。小矣哉。陋儒之見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故民服。苟取當於眼前。衛鞅之所不為也。孔子子產。何以獲譏。按代醉編載孫繼和之說。亦同予意。祇未知積材之道為喻耳。又如大居敬而窮理。居敬固孔子語仲弓者。然以此為窮理之本。則其鑑空衡平之說也。苟使鑑空衡平。亦唯能見已之所見耳。不若以先王之道為規矩繩也。雖良匠苟無規矩準繩。何以能審其曲直哉。窮理乃易贊聖人之言。宋儒強諸學者。可謂不知類已。皇侃本何為則民服下有也字。

臨之以莊。臨下之道也。蓋天至高而不可企及矣。至遠而不可窺測矣。至大而不可盡矣。日月星辰森羅於上焉。君子之治民。奉天道以行之。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象之。所以敬天也。夫民曰天民。不屬諸君而屬諸天。臣則皆君之臣也。古之道也。故奉天道以臨之。是謂之莊。然後孝慈。春風之行也。語哀公舉直

而已矣語季康子舉善而教不能益詳矣君與大夫之分也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夫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而孔子答之以此是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者審矣張敬夫延欲勝孔子而上之可謂刻矣是其意惡其輟也惡其輟乎則莫若誠焉故君子貴學學以成德自然不假勉強不則雖使其心爲我所當爲亦終輟耳輟則不久不久則不足以化民也

子奚不爲政包咸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朱子因之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爲政也皆不知古言我死子爲政謂秉柄於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謂秉柄於其事也如此章則孔子爲大夫時事也未審其爲司空時邪爲大司寇時邪大夫服官政謂一官之政也孔子爲大夫不秉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耳如舊說或人謂不仕爲不爲政不情之甚矣且奚其爲爲政曼用爲字極爲未穩今解爲秉柄則奚其爲爲政乃奚其爲秉柄豈不穩乎益聖人施爲自不與常人同於其官政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所在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答之孝乎惟孝四字句包咸曰美大孝之辭

為得之書今本無孝乎二字脫耳朱註解乎為如此大誤矣施行也有政政也言孝友之道自然行於政事是亦秉柄於官政也古註所行有政道可謂强為之解已君陳代周公為政於成周孔子引此極當按家語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拘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以此觀之孝友豈不行於官政乎按蔡邕石經孝乎作孝于

輗軏在車與馬牛相接之際信亦在我與人相接之際故引以為喻車之行馬牛之力也道之行人之力也豈不然乎言而無信則人不信我人不信我則我

言安能行哉事之行亦然教之道亦然七十子深信孔子故孔子之教行於七十子不竢多言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故徒詳其言以欲人之能曉是訟之道也徒貽之耳是無它不知無信之不可行故也輗軏之制皇疏具焉註包咸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也疏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軛與今異也即時車柅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軛兩頭著兩轅十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馬牽車軛猶如此也

受命爲一代之法制作禮樂非預知數百年之後不能爲是可前知之證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故知有雖萬世不異今日也殷損益夏禮其所損益者在夏代可前知周損益殷禮其所損益者在殷代可前知是三代聖人建一代之法使數百年之人守之則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若有聖人繼周而興則今之所前知何翅十世乎雖百世者謂其不止十世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所因何啻三綱五常所損益何啻文質三統朱註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

註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也疏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此拘住於衡名此曲者爲軏也所以頭一木於轅頭而縛軏著此衡此衡既爲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軏裡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轅端爲龍置衡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張問十世可知也一作乎不必爾益十世可知也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而孔子答其可前知也朱註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非矣王者易姓

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是前二可知。與後可知。不同其義。可謂謬矣。且果其說之是乎。則秦漢以後。不與三代同。何孔子之言不驗邪。且子張不問禮。而孔子答以禮。是聖人所前知。僅禮而已。且其意謂聖人損益前代之禮。唯與時宜之。而不知一代禮樂維持數百年之後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然何以在其為聖人乎。

非其鬼而祭之。此孔子有所譏而言之。但未審其為何人也。其義則與答樊遲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相發。然彼則義圓。而此則言不倫。故知其有所為而言之。

日本物茂卿 著

八佾舞於庭○八佾舞連讀世人佾下斷句非也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

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何休杜預皆謂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服虔謂六八四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十六人服虔蓋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誤爲二佾也何杜以爲舞勢宜方是或然矣且天子六十四人則大夫三十二人爲太過矣況士豈能辨

十六人乎故何杜於理爲優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恐傳譌也左傳尸子爲可據已杜預曰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由此觀之他公僭用而季氏遂僭之也但明堂位無文王則杜預亦誤矣於庭古來無解邢昺以爲家廟之庭殊爲不通竊疑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天子之廟八佾舞於庭伯禽迺造臺以舞之所以尊天子之樂也後世有舞臺或昉于是邪是誠臆說別無

所據然於庭二字非此不通姑録以俟後君子也是可忍也孰不一忍也邢昺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集註范氏因之是於忍字之義爲得之然非聖人之言矣小人唆人激變者其言率如此不可從也謝氏曰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是忍字本諸孟子孟子創言性善而與楊氏之徒爭仁内外故引不忍人之心以爲仁之端遂又有不忍人之政然求諸古言以忍爲美德而未有以不忍爲貴者矣求諸理聖人亦有不忍之心而聖人之思深遠焉故未有以不忍爲教者矣蓋其究必

成婦人之仁故也小不忍亂大謀此先王之法言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知非孔子之言矣且責季氏以心術豈不妄哉此章之義蓋爲昭公發之昭公亦小不忍以致乾侯之禍故云爾季氏之僭不忍也則無不可忍之事矣魯君能以此爲心季氏之僭可正而魯可治焉聖人之言皆有作用宋儒迺以理以心而已矣不可不察

三家者者字語助無意義如三子者之者古者歌詩皆有所取於其義而雍詩於三家之堂莫有所取焉

於魯君之堂亦莫有所取焉孔子不斥其非禮但以詩言之若訝之者然所以開喻也集註迺曰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大失聖人之辭氣也且無知妄作本作者之謂聖之作豈可引於此乎相儐相也訓助者字義耳其實相自相助自助不可混矣辭公王肅以為國君諸公鄭玄以辭為卿士公謂諸侯書惟辟玉食豈卿士之謂乎邢昺疏毛萇以為諸侯及二王之後然毛傳無之可謂妄矣曲禮天子穆穆爾雅穆穆美也穆穆蓋深遠意天子行禮有辭公為之儐相則天子廻若無所為者唯見其穆穆然美已是雍詩之義也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尊州先生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俞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

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爲其父弟者也存而負扆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茂卿曰大氏後儒謂禮萬世不易者是其心有自以爲禮者故妄意成王伯禽皆非矣夫禮爲一代之典周禮周公作而成王伯禽親受之故成王

伯禽非禮歟則孰爲禮豈不肆乎故孔子所謂非禮者謂其後也

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仁安民之德也故苟非仁人則禮樂不爲之用故曰如禮何如樂何此以在上之人言之也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皆不知聖人之道爲先王之道也不知此章之言爲在上者發之也仁齋先生曰慈愛惻怛之心衆德之所由生萬事之所由立仁人之於天下何事不成何行不得況於禮樂乎此不知禮樂者之言已

辟諸搏埴作器雖器皆埴也先王作禮樂以仁而已矣故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不仁之人不能用禮樂也

孔子大林放之問蓋世人所見者小故徒以禮爲美觀林放獨能疑禮之意本不在是而問之是其所見者大孔子所以嘆也朱註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是不得大哉之解以全體言之理學者流哉又其言曰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云云殊不知禮之有繁文乃其所以物爲之制曲爲之防豈可以爲非乎大氏後儒迫急之見未免直情徑行戎狄之道貴質賤文亦本諸精粗耳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古語孔子不直語其本而引此使放思而得之孔子之教皆爾何以知其爲古語答與問不正相值也它如忠信爲禮之本以人學禮言之如恭敬以行禮之心言如上章人而不仁以在上之人言之至於此章則以人所行之禮言之奢謂其心以禮爲美觀務求備其財物而不知侈其用也儉謂其心在節財用而不知物不稱其義也易去聲色戚曰和易也非矣朱註訓治得之但其說曰第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非矣蓋謂富貴之家助喪

之人多而百官皆備衣衾棺槨之用不乏一切治辦也戚謂貧賤之家無助喪之人衣衾棺槨不備事事艱難轉增哀戚之甚也夫喪之為禮所以致哀也節文之詳豈損哀乎且喪不可屢豈有所謂習熟者哉大氏宋儒忽略字義遷就以成其說如儉字本謂節用也朱子以溫良恭儉讓為聖人威儀遂解儉為節制至於此章亦以質勝而文不足為儉遂引禮運汙尊抔飲為說夫任口言理莫不可言者然字失其義亦影耳易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正與此章相發儉以用言之豈非

財用乎戚易與奢儉對豈徒以節文言之哉夫禮以教中本文曰與其曰寧亦不得已以取儉戚者而非儉戚為至也而孔子所以言之者何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君子之行禮亦必視其財物為之進退古之道為爾如今也純儉吾從衆豈不然乎檀弓曰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葬而反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游問喪具夫子曰

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是皆言君子行禮視財物與世進退之有時乎取儉與戚也曲禮曰貧者不以貸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禮器曰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皆言先王制禮時亦已視財物之所出定其度數也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言先王之制禮求以安民也仁者愛物謂其節用而不傷民也今林放苟知君子有時乎取儉與戚而思以求之則知先王所以制禮之意在仁焉是所謂本也是林放問本之所以爲大也宋儒昧乎字義而不知道乃以文質釋之謬之大者也遂至或謂

孔子欲損周之文以就夏殷之質殊不知奢儉皆謂同行斯禮而其所以用財不同已豈有文質之異哉且林放豈與顏子同科而足以語制作之意哉可謂妄已又仁齋先生以禮貴得中非聖人之意蓋禮所以教中也禮者先王所立以爲極也所以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也是乃以聖人所立禮爲中也非使人以已意取夫中也世多欲以已意求夫中則仁齋先生言之者是矣然儉自用財之道不與中相關而乃以儉與中對論者非矣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無也諸夏諸侯之國也是聖人之貴禮義也雖有君而無禮義是其去禽獸不遠焉孔子之時諸夏雖有君乎猶亡之然然先王之澤不斬禮義尚存故孔子以爲勝之矣程子解失於不如之詁不可從也

周禮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玄註故謂凶荒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此章古註以爲譏僭朱子因之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必在奢而不在僭則必季氏爲魯侯旅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則輒謂僭也豈不泥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中間不可句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按儀禮射時升降皆揖讓飲射爵時亦揖讓升降也朱註升句非矣蓋射之爭爭於中禮射不主皮則所貴在和容故其爭以揖讓行之所以爲君子也皇侃曰它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蓬矢桑弧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于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士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士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

倩毛傳好口輔馬融曰笑貌盼毛傳白黑分馬融曰動目貌義相通蓋笑之美在口輔動目之美在黑白分也素以爲絢兮何註以爲詩衛風碩人逸此一句朱子併上二句直以爲逸詩未詳孰是絢馬融曰文貌而不解一句之義邢昺曰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果其說之是乎詩之義

本謂禮而孔子引繪事為迂且詩之義本謂禮而子夏曰禮後乎豈足為起予乎朱註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是因孔子引繪事而謂詩本言畫可謂泥矣且後素失義不可從矣繪事後素何晏註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此說與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合但鄭玄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汚也義為迂矣朱註加一於字而曰謂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是其意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耳殊不知彼主行禮得忠信之人此主學禮貴美質其義自別也且先

素而謂之後素後素迺以何措辭乎且繪與畫不同畫泛言之繪則畫布如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曲禮飾羔雁者以繢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皆爾朱子以粉地為畫圖可謂不識字義已盖詩素以為絢兮謂傅粉也絢者爛然有光也美人得粉美益彰繢事得布素分間五采益明美質學禮其美益盛非美人也粉適成醜非五采也布素何施非忠信之人也禮不可得而學此章之義也起予註盡之盖聖人好學之篤與羣弟子相答問其意每

謂籍此以廣己之意智遁所以誨而不倦也後人徒以謙虛無我贊之抑末矣

夏禮吾能言之仁齋先生據戴記之訓適文辭各殊可謂泥矣朱註盡之古註文獻為二國之君文章賢才徵訓成誤矣如子貢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獻足徵也文獻不足徵者言二國無識夏殷禮之人與典籍也徵如中庸無徵不信也蓋孔子洞知古聖人作禮樂之心又熟知人情世變故夏殷之禮雖殘缺僅得一二推知其餘如昭諸掌而謙曰吾能言之豈唯言其義而已哉然無徵則民不信

故孔子不傳夏殷禮是此章之義也升庵曰左傳不徵辭註徵音證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故訓後以天時言之往為前來為後以人事言之來者其所從來往者由此而後也禘禮失傳故其詳不可得而知矣然灌所以降神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王弼引此章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灌盥祼通用觀示也上之所以示下之所以

觀在灌而不在薦重故也豕傳曰大觀在上蓋孔子之於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貴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亦言所觀在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然此特言禘者禘為大祭故特言之歟禘所以享帝也祭義曰唯聖人為能享帝此其所以特言禘歟何註以來以魯郊禘非禮為說不知何以知其為魯邪以非禮而不欲觀則灌以前何擇也又如朱註以誠意未散浸以懈怠解之大失其義矣夫灌而易能乎則易何以言觀盥而不薦乎且所謂禘者禘嘗之禘邪王者大祭之禘邪何以必以非禮解之可謂不通已皇侃曰先儒舊論灌法不同案鄭玄註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註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孔子適周禮皆殘缺不可得而考也吾舍魯何適矣周禮盡在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故周公若是其隆焉及後世惠公請郊廟遂祀帝皆用天子禮樂不屬諸周公而屬諸魯屬諸魯而後周公之隆不可見矣故曰其衰矣郊

祀天配后稷而不祀周公天與后稷非魯所得祀則昉乎惠公之請者審矣後世之禘又非伯禽時之禘故曰非禮夆州先生以郊禘為皆非後世之僭而謂晉文雄伯而有崇勳襄屬王而卻請隧魯弱國而未聞以僭禮樂討且魯得僭之齊晉先矣矣待魯也其言雖辨孔子既曰非禮則其非昉伯禽者審矣且家語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亦不深考已夫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既為非常之典則後世郊禘之非禮亦得藉口齊晉之不以僭討者周公之餘威也

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此據程子之說而以成王伯禽為非禮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祀周公用禘禮也不曰禘周公而曰以禘禮祀周公則非禘者審矣豈所謂天子禮樂者禘禮歟抑將所謂天子禮樂者不必禘禮而用禘禮者後世之僭歟是未可知矣意必因得用禘禮而遂禘焉耳呂覽惠公所請郊廟之禮者廟蓋謂禘歟要之孔子所謂魯郊禘者以當時言之而非伯禽之舊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古註

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是不知示之為眎也。其如示諸斯乎。如視天下於掌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語勢相同。

禘之說。朱子以仁孝誠敬之至言之。仁齋先生曰。治天下之本。在感應之乎。是一端耳。夫禘禮弗傳。故後世自言知其說者皆妄矣。大氏古聖人之道。奉天道以行之。尊祖宗合諸天。禮樂刑政。皆受其命。是其大端也。諸儒爭務高其議論而遺其大端。我所不取也。

祭如在。古經之言也。祭神如神在。擇經之言也。下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如色斯舉矣章也。大氏後儒深泥

論語為孔子語錄。殊不知一時門人以其意錄之。或記孔子言行。或記詩書之義。故其例不同者如此也。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李諸孔安國然。祭豈必先祖乎。神豈必外神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不曰至不至而曰有無。宋儒之廢鬼神尚矣。仁齋先生曰。盡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豈問其享與不享。大氏後之賢者。其所見不勝阮瞻而上之。悲哉。剖樹以求花於其中。烏能見之。謂之無花可乎哉。易曰。知鬼神之情狀。是聖人之事也。後世儒者皆理學。烏能知之。

又按不曰如親在而曰如神在事死如事生語其心也禮則否雖親亦神之可以見已後儒昧乎禮而不知此義故文公作家禮主事死如事生之義可謂陋已文獻通考載天寶詔宗廟祭引祭神如在可見古來註家亦有不若孔安國說者矣孔安國奧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天以喻君而無五祀之說觀於無所禱也則朱註為優朱註五祀之禮據鄭玄月令註又王孫賈意奧以喻君竈以喻執政而諷孔子孔子直以天答之若不知諷意者然其言也厲豈可謂之遜乎王孫賈托禱祀言之則孔子亦以禱祀答之若不知諷意者是所以為孔子之言也天道福善禍淫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乃曰天即理也仁齋先生曰天之道直而已矣其論甚不美矣然皆以己心言之以知天自負豈不侷乎集註凡祭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按鄭玄月令註祀戶設主于戶內之西竈在廟門外之東中霤設主於牖下祀門設主於門左樞行在廟門外之西為鞍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軾上是也其主鄭註周禮以菩芻棘柏為之菩音負按字書菩陽宮漢書作負陽宮廻音負之誤鄭註聘禮禮畢

乘車轢之而遂行遬知其主皆權時設之祀畢弃之非若宗廟之主也

周監於二代孔安國曰監視也皇侃邢昺疏以比視廻視解之以余觀之如儀監於殷之監蓋以二代為監戒而為之防故制度詳密所以文也孔子從之以備也以時也仁齋先生曰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則獨從其文之郁郁者何哉蓋道得當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不備夏商之禮質而不備周之禮文而得當此夫子所以特從周也可謂不知而強為之解者已林放問禮本何以知其為自治之禮周監於二代何以知其為朝廷之禮文所無取諸臆豈不妄乎禮有財物奢儉皆以而財言之豈文質之謂乎季氏旅泰山可謂非朝廷之禮其罪哉而孔子引林放豈非惡其奢邪夫朝廷之禮其財物豈不廣乎朝廷而不貴儉豈聖人之心哉麻冕豈不用諸朝廷哉且聖人之道文也夏以夏禮為文殷以殷禮為文周以周禮為文皆以其時也當夏殷之時豈有意於為質乎自後觀之而後以周為文耳文即中也非比並文質而取其中也且以周為文者非就殷之質而加之以為文也且道以當為貴者出

於何典是朱子以當然之理訓道之見也孰謂仁爺先生知道也又曰孔子於自治之道不取周禮於朝廷之禮則取之聖人處事之權衡也夫禮豈事之論哉其人不知禮故輕視禮爾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是孔門之教也不然子思何謂憲章文武大氐後儒動輒曰萬世不易之禮斯見錮其胸中耳仁齋嘗謂宋儒死定豈非操戈入其室邪此章之言孔子自言制作之意當其時俾孔子制作則從周者獨多也亦如答顏子為邦之問焉子入大廟每事問古必有此禮故孔子曰是禮也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是解禮意已朱註曰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是禮無之而孔子以口給禦人也烏在其為孔子乎孔子曰是禮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猶云云者迺不信孔子之言而信或人之言也悲哉

鄹人之子輕孔子之辭它如武氏之子臧氏之子顏氏之子皆指少年言之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

焉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正義曰一曰和容術和字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因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馬融所本力役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又按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玄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儀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

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繁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脩遠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朱子能引此而失其義蓋疑為力役之為力役遂以主皮為貫革耳大氐後世儒者徒識字而不知古言為力為政古言也主皮亦古言也不知古言而欲以字解之所以失也古有

禮射焉有主皮之射焉有貫革之射焉禮射主禮樂主皮之射主中的貫革之射主力凡言射者如必也射乎類皆禮射也是君子之射也布侯而棲皮為的故中的為主皮朱子混皮革為一大誤矣凡言革者如雜金革及兵革皆謂甲冑故貫革者謂其力穿甲冑豈不誤乎又如楊氏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其於後世演武之射尚且不知之況於上古禮射乎可悲哉

先王之禮古未載簡載簡自孔子始蓋孔子有得諸

遺文者又有得諸聞見者如文獻不足故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豈不然乎去羊則禮不可得而見之孔子所以愛也且孔子求禮也艱故愛之且禮者體也道之體也禮亡則道隨亡豈不惜乎仁齋先生解曰禮理也羊物也禮隆則物賤禮汚則物貴蓋禮隆則義為之主用牛不可則用豕此其人尊孟子過於孔子蓋嫌此章之義似碍宣王以羊易牛之說故為此言耳殊不知孔子惜周禮之垂亡孟子廻在禮亡之世誘宣王以仁政所主不同有何窒碍也且禮理也出戴記而理訓治其以義理解之謬矣古云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禮與義殊也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如之何遽以義變之哉且子貢之愛羊豈憐其無罪就死地乎亦惜費耳孔子欲不廢羊而已則欲易以豕果何心乎告朔之餼羊僖三十三年左傳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哀二十四年左傳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聘禮註及論語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告朔周禮大史職頒告朔于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閏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乘于祖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僖公五年左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杜註視朔親告朔也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

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廻心於左右。政之粃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合而觀之。告朔告月一也。朝廟朝正一也。視朔聽朔一也。三者相因耳。祇告朔。據論語春秋則告于廟之義。據穀梁則天子告于諸侯。而周禮似亦同穀梁也。意者天子既告于廟而以其所告于廟者頒之諸侯。故曰頒告朔而穀梁字誤耳。所告之廟。穀梁以爲禰廟。何休以爲太祖廟。以理推之。何休爲優也。然漢儒又以司樽彝職朝享。合諸祭法月祭。而謂即朝廟之事。月祭唯考廟皇考廟。故穀梁以爲禰廟歟。其實經無明文。漢儒以臆道之。蓋告朔之羊。因告而祭之。非正祭也。故朝享月祭恐別矣。又按文

公十六年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解論語者謂魯自文公不視朔據公羊之文焉又皇侃曰鄭註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此或然也然秦以後君臣之禮與三代異焉故後世讀春秋時之書以爲無禮者未必皆爲無禮且孔子未嘗事它國唯魯衛則爲魯發者審矣仁齋先生曰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爲本譏夫子以爲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己敖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若邪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予讀其書至此益知其操心之僻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在孟子則是之在荀子則非之果何心哉大氐山林之士名見於王侯之前廟堂之禮百官之儀皆其平生所不習見卒然遇之怯者氣奪而不能言勇者有所矜爲言激是亦它也積威之漸也入門執戟森如上殿執法威如抗聲大言則譙之潤武徐步則訶之初

而傴中而僂卒而膝行不敢仰睨俯伏不敢興是世俗之禮也蓋先王之知其卒必至如此乃作人臣之禮進退有節佩玉鏘如者不欲若是其遽也拜興有度張拱翼如者不欲若是其卑也是豈翅為美觀哉所以優人臣也夫然後君不以奴隸睨其臣而臣得盡其言此三代之禮也故先王之思淵矣哉士之見大人不能不見其巍巍然也是以制此優游不迫之禮使進退以之其心存乎禮樂而不見其巍巍然者既以此為禮君亦不尤其似乎慢焉至矣哉如曲禮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孔子見南子南子拜非以客禮也雖臣亦然又如聘禮大夫使鄰國其君迎于門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以內外已君揖入每門每曲揖入廟門三揖至于階三讓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亦君一臣二已升堂君受玉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亦君一臣二已豈不然乎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廢而君益倨臣益卑故孟荀之言興究其弊亦或有若仁齋之言者及秦并天下倨者益倨卑者益卑其所定以為

朝廷之制者世俗之禮耳後世不改一沿其制故秦漢以後以無禮責其臣者皆暗君也獲無禮之譴者多爲忠臣也何者喜則賞怒則罰賞罰之權在君臣安得輕之故能輕王侯藐大人者秦漢而後是爲君子禮殊故也設使後世人君視於三代人臣則其不以爲無禮者幾希矣仁齋不之知而非荀子者亦爲其不知禮故也且下章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臣之事君不患其無禮而患其不忠勢之必至也故孔子不言禮以此觀之予故知此章之言孔子爲魯發焉三家强而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以爲常故以孔子爲諂者有之而孔子違俗而必盡其禮亦所以張公室抑三家也

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古文辭簡爾何者定公之問也臣者君之所與共天職也故君使臣以禮臣者代君之事者也故臣事君以忠然施之必由君始焉但以易簡易欺言之補弊之言耳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其聲也朱註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

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是主辭義言之非矣主辭義言之樂而不淫尚可言矣至於哀字則如孤哀子之稱及哀哀父母皆施於死喪者於關雎之詩實無其事故朱子易以憂字可見其謬已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宮亂則荒商亂則陂角亂則憂徵亂則哀羽亂則危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絲聲哀竹聲濫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邶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為之歌頌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皆以聲言之可以見已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蓋言其得中和之聲也古註之不可易如此

哀公問社於宰我那曷疏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皇侃疏亦曰鄭註論語為問主今按練主用栗見於傳記則作主為是使民戰栗敬也是宰我以意解之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古語孔子誦之以責宰我蓋主用栗其義不傳若以意為之解穿鑿傅會所由興也故孔子不取爾孔安國本主作社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使云使民戰栗朱子曰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

會其說與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故責之仁齋曰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代之制以新人之觀聽三木皆老蒼堅强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于侯國植之以爲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是仁齋意謂社主之制通於天下故不取土宜之說朱子求孔子所以責宰我之意不可得則旁采戮人於社之義是豈宰我之附會哉夫周用栗其義在當時宰我既已不知而數百載之後孔安國言之千有餘歲之後朱子又言之豈非臆斷乎使孔子聞之豈不以責宰我者責之邪旁考它書有枌榆社櫟社而不必皆松柏與栗則社主通於天下者非矣且社豈有主哉祀天於郊壇地於方澤名山大川與社稷皆類焉耳其無主者審矣且松柏栗之為社無徵也練主用栗有徵也故舍彼而從是

孔子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夫孔子小之而終不言其所以小之可以見已夫管仲以

諸侯之相施政於天下可謂大器已而孔子小之哉
人之難其解不亦宜乎揚雄曰大器猶規矩繩先
自治而後治人是書生常言程朱諸家所祖述是而
為大咀宋儒糟魄者皆能勝管仲而上之哉程子曰
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是論經奪席者之言可謂
能言此章之義而縱橫無敵已其不鮮孔子之言亦
何殊夫或人哉仁齋曰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
不濟用也可謂不知字義已大氐詩學不傳矣後儒
之不知微言也三歸未詳何謂說苑曰桓公立仲父
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
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
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
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
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
之臺以自傷於民是三歸之為臺審矣至於所以名
三歸之義者或以左右中立或引筭法皆鑿矣包咸
謂娶三姓而引婦人謂嫁為歸最非矣按晏子春秋
曰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
管仲恤勞齊國身老嘗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
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

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恪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是三歸桓公之所賜也以澤及子孫及致車一乘觀之豈如後世封户之制歟得食其入而不封户則不得攸其民也古者食采邑亦得食其入而車乘供公家之賦其併車乘之賦歸諸私家賞之厚者也其制蓋有三歸焉而管仲以此造臺邪然至於三歸之名則終未可知已反坫鄭玄曰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皇侃曰坫者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又曰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東西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柱爲楹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之圭奠于上焉孔

顓達曰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邢疏因之然但釋鄭註在兩楹之間耳其實鄉飲酒禮燕禮皆無反坫之文士冠禮曰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禮曰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士喪禮曰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曰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內則曰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爾雅曰墝謂之坫郭註在堂隅坫端疏曰坫者堂角也說文曰坫屏也墝垣也汲冢周書作雉解曰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註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升庵外集引此作回阿而曰此外向之坫也合而觀之蓋坫在堂角其制如屏垣其上可厝物貴賤之室皆有之唯反坫為天子廟飾已所以謂之反坫者豈其制外向有異於群下之坫歟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則雖廟飾亦屏類已可移而撤之為兩君之好則設之否則撤之若後世所傳之坫則托子類其物極小豈可謂之廟飾乎陳祥道禮書謂此反爵坫也此度食坫也此堂隅坫也者誤矣

樂其可知也樂至難知然伶人為樂唯翕純皦繹而已故曰樂其可知也古註五音始奏翕如盛也莫以尚焉蓋九樂之初起也貴盛不盛不繼猶如詩之起句邪然必族放縱之然後和和則若一謂之純如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朱註因之仁齋先生曰樂有八音初起氣聚而不舒也殊不知翕純皦繹皆語樂之物也如二家之說不善樂者亦爾且五音六律之具通樂之一終者也豈初起而皆具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皦如也古註言其音節明也莫以尚焉仁齋曰五音六律明而不混

妄哉豈有五音六律並奏者乎以成古註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莫以尚焉朱註成樂之一終也非也言始作至一終唯此耳本文唯言始作縱之二者而純皦繹節節皆爾豈得謂若是而一成乎

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以徇道路為義朱註後說為是儀封人之言知命之言知孔子為萬世師表孔子取之故錄以當得位為解非矣

韶盡善武未盡善孔安國以來以受禪征伐分其優劣而美善無明解朱子據邢昺以美為聲及舞之美

善爲美之實果其言之是乎武爲實不足而外飾聲容之美也且所謂美之實者將何以見之其說以揖遜放伐言之則不關樂但就舜武行事斷之也且不及夏濩而止舉韶武亦何意也且揖遜獨爲盡善則夏傳子者謂何放伐必爲未盡善則何遺濩也要之後世儒者不識聖人與道忽見孟子性之等言妄生優劣轉以解此章者已夫善美皆謂樂何關舜武行事哉蓋美誠聲容之美然亦德之美矣微德之美何以形諸聲容哉和正以廣極乎天而蟠乎地泱泱風熙熙乎以盛洋洋乎盈耳是謂之美故美者以其大者言之也善歌善舞善琴善笛皆以善言之善豈外聲容乎一事一節之細莫不曲當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謂之善故善者以其小者言之也聖人之作樂豈躬自作之亦必有后夔之倫爲之輔古今人才之盛唯虞與周故四代之樂韶武獨盡美焉至於武之未盡善則有司之失傳也不然周工之不及后夔也樂記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

吾子之言是武未盡善之說也
居上不寬章朱註為得之言本立而其所行得失可得而觀也本之不立雖有善不足觀耳觀政觀禮觀喪古有此事觀其得失善者效之不善戒之也蓋寬者謂有容也一國之君天下之君子蓄天下之民唯寬也有所容焉有所容而後群下得措其身焉然後有所養而安焉故寬者仁之本也不曰仁者仁至矣苟不仁邪尚何須觀也不曰慈惠者慈惠而不寬者有之未有寬而不慈惠者也聖人之言如遠而實近者如是邪禮以敬為本敬天與祖宗也後儒或以寬假或以主一無適為解者皆不識古言也不識聖人之道也臨喪者吾臨他人之喪也臨他人之喪必哭故或謂哭為臨
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宋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殊不知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已心合則謂孔子自謙而勉人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之言也孟子引此章

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數言而不已益本於此古之學問守先王之法言至孟子雖多所發尚有孔門之遺者若是焉趙岐註孟子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孟子者已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也豈不然乎鄭玄解論語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猶之可矣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古今言雖殊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焉者乎可謂謬矣朱子里有仁厚之俗為美窘哉苟能居仁衆美皆臻故曰里仁為美如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豈不然乎後儒不識古文辭就里仁上見美殊不知要之將來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與知者利仁其義相發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之道仁莫尚焉知之而不疑是謂知孔門之教為爾凡知者必有所擇故曰擇非必擇居之謂也且古人皆土著擇居之事至少矣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仁厚之俗不近人情矣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貧賤事每減削故曰約富貴養可侈樂故曰樂不仁者志在已之

安利故久困則為非長樂必驕佚仁者之於仁如四體之欲安佚時或離之輒復思之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見利雖有不便勉强求之朱註失其本心又曰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本心以富貴為外物本於仁人心也於我如浮雲然仁人心也孟子性善之說其實謂仁根於心也於我如浮雲謂不義之富貴耳宋儒之說流於老莊學者察諸

仁人之於民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莫不生長故其好人惡人皆有益於人也好之至用之惡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其害是好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其盡好惡之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得其公正仁者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正無私求之者所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豈能盡好惡之用哉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是也然豈從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

仁則其餘終無惡此古來相傳之說莫尚焉朱註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誠字作誠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爲語助矣朱子尚疑其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苟爲誠實耳然苟訓誠實它絕無之可謂鑿矣仁齋先生曰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爲人之所惡也其解苟字得之然其所疑亦如朱子故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然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何翅志於仁而已乎故其所疑終亦不能釋然焉殊不知聖人之言主教誨英才故曰苟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焉後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之道也大氏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況仁者衆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爲得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爲人之師矣仁齋先生曰所謂道者卽仁也不處與不去豈容一其解乎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

卽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卽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夫小人之富千金萬金非取諸人則不積諸己君子之富千乘萬乘人服人從而安富尊榮均之皆有其道矣然君子之所以名富既不與小人同故所爲其道亦殊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也不可以爲君子故不處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不害於爲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故君尚諸子以名之爲人君止於仁是在上之德也君子而未仁是雖有君子之名而其實未成故曰惡乎成名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之序所以不順也唯仁齋先生之解可謂不得其辭而得其心者已孔子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與此章之言實相發焉蓋命也者自彼而至者也非我求之者也不以其道而得富貴是求富貴者也故不處不以其道而得貧賤是不求而自至者也故不去知命而後其心一於仁一於仁而後君子之名可成此其所以

相發也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僵仆朱子解本諸但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其意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强蓋古言於音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以字解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依於仁也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表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此上等之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為之上章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朱註以成德解此章非矣蓋好仁者惡不仁者皆不假用力而我未見其人用其力而力不足者我亦未見其人是孔子所以勸人用力於仁也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此贊其為上等資質也皇侃疏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朱註因之此釋好仁之心皆通但孔安國得諸辭為勝其為仁矣言其必能為仁也不則其字皆不順也朱註非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莫以尚焉朱註以不仁者為不仁之事可謂强矣能不使不仁者加非義於己此伯夷之行也其不為不仁之人所累此乃所以用力之

易故曰其爲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辭也朱子以爲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爲得之蓋語其極少也聖人疾人之自信不欲與人爭故其語氣如此朱子加一倘字語勢迥別

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也言觀羣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衆人也黨鄉黨也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愼鮮有過矣但其於鄉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國人皆如此是可以知國君仁德之化也古註憒憒非黨類也非古言矣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然孔子豈曰知不仁乎且仁人豈必竢其有過而知之乎且觀者猶觀政觀俗觀人之觀皆有歷觀意可謂不穩已果其言之是乎當曰見過皆不得其解强爲之說者不可從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言語之道本

若是故疑其過甚古註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可謂誤矣朱註以道為事物當然之理以聞為眞知以生順死安為說遂流於老佛不可從矣按蔡邕石經矣作也

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此士之職得與議政未足與議者不足為士也君子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故士志於先王之道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溫飽故恥惡衣惡食者無志者也朱註議於道士安得議於道乎程子曰心役乎外內外之說其家言已無適也無莫也何晏曰無所貪慕也今本脫之邢昺以為厚薄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為有據莫不肯也未知何據記幼讀佛經似有此字因搜諸僧得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慧苑音義引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奪為益無適無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莫之道廢也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廢也漢書註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於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疎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

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疎璟興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疎也乃知適莫為親疎者古來相傳之說而邢昺本諸祇適莫無親疎之義慧苑引漢書爾雅為確親疎之義由比字而生比者親也故以親疎為解者乃論語之意也故適莫一意如無偏無黨耳何晏以無所貪慕解之者以此今儒者多不讀佛經殊不知孔穎達作正義而古註多不傳佛經疏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苑觀遠興輩皆睹它古註援以解其書耳如慧苑音義鑿鑿乎有據豈後世朱子所能及乎韓退之謝顯道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殊不知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祇韓愈解下句曰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得之益言君子之於天下也孰去孰就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焉是此章之意也大氐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凡以天下言者皆主仁其所也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者漫不之省也朱子於此章作一切解乃至旁與佛老爭義之有無大謬矣嗚呼君子豈無親疎此特語

去就之道耳
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自然
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有女懷
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政刑故也
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民而已使民
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惠故也虐政之
效也朱註懷刑爲畏法小人之事也孔安國懷訓安
懷刑爲安於法學齋佰俾以爲儀刑典刑之刑皆非
矣皆不識古文辭四句分爲四事故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上之

人言之放訓依出擅弓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
安放
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朱註況於爲國乎非矣禮
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爲治國故設此禮而今
不能以禮讓爲國則以先王之禮爲何所用乎是有
禮而不能用之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
孔子所由故曰吾道曾子曰唯唯然也如曰然非與如漢文唯唯否否
俞訓然則唯亦然子貢曰然
也又難經曰然皆如今人曰是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不能學。卽後世政爾也。皆可推。宋儒謂曾子深喻之。曰唯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乃其優劣矣。殊不知記者有詳畧也。果其言之是乎。其它諸章。諸子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答而已。迺以爲諸子皆不深喻哉。可謂鑿矣。大氏宋世禪學甚盛。其渠魁者自聖自智。稱尊王公前橫行一世。儒者莫之能抗。蓋後世無爵而尊者。莫是過也。儒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見亦似之。故曰性曰心。皆彼法所尚。豁然貫通。卽彼頓悟。孔曾思孟道統相承。卽彼四七二三。遂以孔門一貫。大小大事。曾子之唯。卽迦葉微笑矣。豈不兒戲乎。

過此以往。天理人欲。卽眞如無明。理氣。卽空假二諦。天道人道。卽法身應身。聖賢。卽如來菩薩。十二元會。卽成住壞空。持敬。卽坐禪。知行。卽解行。陽排而陰學之。至於其流。裔操戈自攻。要之不能出彼範圍中。悲哉。如此章一貫之旨。誠非不能大知之者所及。然游夏以上。豈不與聞。特門人所錄。偶有參與賜耳。千載之後。據遺文僅存者而謂二子獨得聞之。又以其有詳畧而爲二子優劣。可不謂鑿乎。蓋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爲安民立之。故其道有仁焉者。有智焉者。有勇焉者。有儉焉者。有恭

焉者有神焉者有人焉者有似自然焉者有似僞焉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近焉者有遠焉者有禮焉有樂焉有兵焉有刑焉制度云爲不可以一盡焉紛雜乎不可得而究焉故命之曰文又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要其所統會莫不歸於安民焉者故孔門教人曰依於仁曰博文約禮謂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也學先王之道非博則不足盡之故曰博文欲歸諸己則莫如以禮故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教之以仁仁先王之一德也故謂先王之道仁盡之則不可矣然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大德也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碎諸錢與繩仁繩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即繩可乎是一貫之旨也宋儒亦有錢繩之喻以一理爲繩然一理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分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喻矣忠恕者爲仁之方也故曾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此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者非竭盡而無餘之辭亦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亦言由此則可以盡之耳此章之義後儒或以爲

一理或以爲一心或以爲誠其謂之一理者昧乎貫字也其謂之一心者不知先王之道也其謂之誠者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不知孔子之所爲道也忠者爲人謀而委曲周悉莫不盡己之心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謂也皆以與人交者言之仁之爲道亦在與人交之間而長之養之匡之成之使各遂其生者也然仁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方也如舊註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乎可謂道之賊已皇侃本貫之下有哉字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者在上之人也雖在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義者詩書所載先王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己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解義以宜以裁決皆其一端耳其源昉於誤讀孟子以羞惡之心爲義耳朱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取乎禮義一類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曰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可以見已歷觀經傳有禮之義者此先王所以制禮之義也有以人臣言之者如義以方外大義滅親不仕無義及出處進退之義是也有以利對言者如此章是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為心者也其孰不欲利焉君子者奉天職者也理其財使民安其生焉是先王之道之義也故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為是故也故義者士君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悅義乎所務異也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所自喻者乃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其意謂聖人洞見其心焉果其說之是乎君子小人其心判然霄壤雖聖人終不能化小人也於是乎惡惡之心勝而先王孔子之仁漸焉豈不悲乎觀書盤庚專以生生喻之喻民之道自古為爾喻君子以利而後張儀嬴秦之術行於天下也宋儒貴心學動求諸已於義利之辨剖毫剖釐務探心術之微究其歸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孔子之言豈其然乎學事父母幾諫朱子引內則大得古學之意學者察諸

遊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鄭玄曰方猶常也。爲得之。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複出而逸其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孔子多誦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矣。蓋父在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亦古言也。孔子或並引或單誦。非複出矣。所以並引者。以見學貴博也。幷二言而義圓矣。門人所以又錄其單者。以見孔子用古言之方也。如主忠信亦非複出而逸半者矣。仁齋先生以君子不重章

非一時之言。可謂善讀書。然未識孔子誦古言悲哉。

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

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胥失之。

德不孤。必有鄰。鄰如臣哉鄰哉之鄰。謂必有助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德之所以多助也。大德而莫有助焉者。則湯與文王。豈七十里若百里而興乎哉。古註引方以類聚。同志相求。可謂謬矣。仁齋先生引祿在其中矣。可謂鄙矣。

事君數。數必古言。謂屢諫也。朱註爲得之。蓋人不可

以言喻也貴自得之也如憤悱啟發可以見已自孟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仁齋先生據古註爲煩數之義曰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臣之於君有職守在豈可以屢相往來言之哉士之居學比諸百工居肆則朋友同筆硯者尚矣何翅屢相往來已乎哉其失亦坐不識古言而徒以字義解已